

(英) 基思·马克尔瑞 著

海洋考古学

53
28

海洋出版社

海洋考古学

〔英〕基思·马克尔瑞 著

戴开元 邱克 译

海洋出版社

1992年·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介绍了海洋考古学的发展历史、基本内容、研究课题和研究范围，以及海洋考古学的现状和今后发展的方向。从理论上对海洋考古学进行了阐述，讨论了海洋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

本书是一本介绍海洋考古学的专门著作，适合考古工作者和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阅读。

(京)新登字087号

责任编辑 齐海峰

责任校对 俞丽华

海洋考古学

[英] 基思·马克尔瑞 著

戴开元 邱 克 译

海洋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 字数: 220千字

1992年7月第一版 1992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

ISBN 7-5027-0214-8/P·37 定价: 9.50元

致中国读者

对我来说，为这本书的中文版作序是一种荣誉，同时也感到极为悲痛。本书作者基思·马克尔瑞已于1980年9月8日，在苏格兰洛赫泰的费尔南地区殁于潜水事故，年仅29岁。我头一次见到他是在1974年，当时他刚刚从剑桥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双重学位，然后便到安德鲁斯大学我们的研究所工作。以后的3年里，我们在一起共同从事水下遗址的研究工作。其中包括研究沉没于爱尔兰和苏格兰沿海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船只“特立尼达·巴伦西亚”号和“大格里丰”号以及马尔海峡的“达特茅斯”号快速舰遗址。这样我们逐渐加深了彼此的了解，我们既是专业方面的同事，又是考古爱好者，并且还是知心的朋友。在这个时期，正象基思在其前言中所提到的，这部著作已经构思成熟了。其中最令人激奋的和富有创造力的真知卓见都是在与大海的直接联系中产生的。大海使他的思想日臻成熟，并独具特色。

基思总是将海洋考古学看成是一个整体的学科，他认为这一学科不可能局限于某些特殊领域、时期或地理分布，只有将部分和整体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才能认识到其真正的价值。从这种观点出发，对某一特殊遗址所进行的探讨，就比孤立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例如，基思自己在设德兰群岛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肯那默兰”号沉船上所做的广泛研究，就是对探讨沉船的特殊时代和整体关系的重要贡献。但其更为广泛

的价值则在于将一个残破遗址上的沉船形成过程看成是一个有规律可循的过程。这一看法适用于世界各地所有时期的残存沉船遗址。

1977年，基思离开圣安德鲁斯，回到剑桥读研究生，这时他的兴趣集中于对欧洲青铜时代晚期沉船遗址的研究。对于英格兰南部沿海两处青铜时代沉船遗址的探索，充实了他的理论研究，并为他发展水下遗址调查和各种资料分析技术的方法奠定了基础。他以后陆续发表的著述，展示了史前遗址是如何以一种特有的方式使考古学记录熠熠光彩的。他在遇难之前正在完成他的博士论文：《论海洋考古学与晚期青铜时代cross-channel联系的几个问题》。

1980年3月，基思作为考古研究中心的高级考古学家，进入了格林威治英国国家海洋博物馆，这一职位使他的天才与兴趣得到了最完美的结合。在这一具有权威和影响的工作单位里以及在这种对他的成就和著作的出版非常有利的事业中，基思的地位和权威无疑可以使他对海洋考古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起到持久和重要的作用。他热爱这一事业，并已经为之作出了如此卓越的成绩。

我怀念基思·马克尔瑞，他是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学者，他能够将其敏锐的思维、富有开创性的才智和谦虚和蔼的美德融为一体；他辩诘果敢而又不教条，他从不把自己的成果看成是事业的终点，而是视之为他人可以建筑其上的基础。

今天，基思的著作将被译成中文出版，如果他的在天之灵有知，一定会感到极为快慰和荣幸。他在本书中非常赏识中国对于航海业的发展所作出的重要和独特的贡献及其伟大意义，假如他还活着，无疑还会继续研究这一他生前感兴趣的课题。对基思来说，大海联结的不仅是学者，而且是整个

世界。

苏格兰海洋研究所（圣安德鲁斯）

克兰·马丁

1984年6月14日

序 言

一直到本世纪的上半叶，考古学才从维多利亚时代闲暇绅士和牧师们的古董玩赏发展成一门极为复杂的科学学科。在此期间，曾发生过一场关于这门新兴学科的价值和目的的严肃认真的探讨。这场探讨与第一代职业考古学家G·蔡尔德（G.Childe）教授、G·克拉克（G.Clark）教授和M·惠勒（M.Wheeler）爵士等人的工作密切相关，他们共同为该学科后来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海洋考古学起步更晚，它问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了水肺*以后。由于它产生的背景是谋利性质的救助打捞以及业余潜水者的试探性活动，因此海洋考古学刚刚开始产生某种内在的凝聚力。尽管如此，目前水下调查材料的大量获得以及一批专业海洋考古工作者在最近的出现，还是标志着对海洋考古这一分支学科的价值和目的作出探讨的时刻已经来临了。这不仅有助于规划其未来的研究工作，而且有助于它在更为广泛的学术界得到认可并获得更多的社会资助。将海洋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及其发展潜力阐述清楚，会有益于该学科的发展，并确立其在现代考古学中的地位。这些即是本书企及的目标。

* 水肺（aqualung），一种自携式潜水呼吸器。——译者注

在此也许有必要说明一下本书不拟探讨的内容。首先它并非是一本关于水下考古具体工作的手册，这方面的材料读者可以在几本流行的实用书籍里找到；本书也不打算对已进行过的所有水下调查甚至所有重要的水下调查成果作一总结，虽然本书中也讨论了近年来海洋考古工作的成绩（例如在第三章），但这只是为了要说明它们对于海洋研究的某些方面所起的一些重要作用；最后，本书绝非沉船猎宝者用来寻找尚未发现的海底财富的一本指南。作者的一个重要观点是，除了纯粹是为解决海洋研究的某一特定问题而进行的工作以外，任何对水下古船及其他航海遗物的打捞都属于不负责任的破坏行为。本书阐述（目前这必然是一种尝试性阐述）了海洋考古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和在这些问题上近年来的工作进展程度，以及要在未来工作中取得有益成果应该遵循的方向。当然，本书只反映了70年代后半期在英国从事研究工作的一位海洋考古学者的详细观点和看法，但作者试图使书中提出的体系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适用于一切尽责而科学的水下考古调查工作。

本书这样的综合性著作必然大大受益于其他人的工作成果。我首先必须向所有给予我帮助的人致谢，因为他们慷慨地提供了适用的图片及其他资料。此外，如果没有剑桥大学水下探索队所保持的那种踏实而科学的水下工作优良传统，没有该队成员在过去和现在给予我的多方面支持和帮助，我自己永远不可能涉足于这一领域。其中应特别提及探索队的奠基人之一N·弗莱明博士和不顾风险向我传授潜水技术的该队负责人J·杜伯里先生。在多次的水下考察中，我尤其得益于M·鲁尔夫人（“玛丽·露丝”号沉船打捞计划的考古学指导）、T·亨德森先生（设得兰县博物馆馆长）和B·约

克先生（马格里布及迦太基水下调查的负责人）的指教和忠告。我必须专门向R·普赖斯先生致谢，自1973年以来他组织、筹备和领导了在外斯凯里斯群岛的发掘工作，从一开始他就极其友善地邀请我参加这项工作；对于我那种偏重理论和考古学的苛刻态度，他一直非常耐心而愉快地加以容忍，并且以富于判断力的丰富常识来进行调和。同在该领域工作的其他许多人一样，我非常感谢《国际船舶考古》杂志的编辑J·P·泰勒博士，感谢她在英国等地为这一分支学科所作的所有奠基性工作，以及她对我个人的始终如一的鼓励和支持。

1974年夏天，我在新成立的圣安德鲁斯海洋考古研究所担任研究助理不久，即在马尔海峡艾琳鲁达·安赖戴尔（Eilean Rudha an Ridire）石岛上开始构思本书的结构和内容。以后，我在那里写作和研究达三年之久，因此我极为感谢该研究所的理事会和负责人，尤其要感谢该所主要赞助者利弗赫尔姆托拉斯。该所所长C·马丁先生及其夫人（研究助理）、技师T·朗先生和研究生A·菲尔丁先生，为我提供了本书观点得以产生的知识背景，还通读了全书初稿并和我讨论过其中的不少章节，我希望他们能在本书中发现其关怀和探讨所结出的果实。另外，M·鲁尔夫人、G·巴斯教授和I·霍德博士阅读过本书初稿，我对他们提出的有益批评和意见表示衷心感谢。同样，本书能够出版还极大地得益于剑桥大学出版社有关人士的判断力及其编排技艺，他们面对这一不寻常学科里的一位专业工作者所提出的种种特殊要求，表现出几乎是难以置信的耐心。

最后，本书的全部内容体现出——剑桥大学考古学系毕业的人的特色，该系以前由G·克拉克

教授，最近由G.丹尼尔教授领导；我必须向该系全体 教师和管理人员致以谢意，他们为教育我花费了时间和心血，虽然我醉心的是一种地位暧昧、价值未卜的专题研究。尤其重要的是，我必须提到已故的D.克拉克博士，本书就是 奉献给他的；他知识渊博，神思畅达，鼓励着我和我的同学们，使人永世难以忘怀。令人悲痛的是，这本曾得到他大力支持的著作，现在却只能作为一件菲薄的奉献品来报答他的恩情了。

基思·马克尔瑞

1977年12月

目 录

上 编 海洋考古学的范围

第一章 海洋考古学导论	2
1.1 一般介绍及定义	2
1.2 海洋考古的发展历史	10
1.3 小结	23
第二章 水下工作的特点	25
2.1 水下工作的组织	25
2.2 水下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33
2.3 水下发掘的优越性	45
第三章 水下考古的成就	55
3.1 地中海古典时期的造船	55
3.2 地中海古典时期以前及古典时期的贸易	64
3.3 地中海早期的港口	72
3.4 西北欧中世纪早期的船舶	83
3.5 中世纪以后的船舶结构	90
3.6 西班牙无敌舰队	97
3.7 16—19世纪欧洲的扩张	104
3.8 对新世界的吞并	110
3.9 航海仪器	119

第四章	海洋考古学今后的研究领域	129
4.1	史前的船舶	129
4.2	西北欧中世纪的造船	132
4.3	亚洲的造船	137
4.4	内河船舶	142
4.5	1500 年以前地中海以外地区的贸易	145
4.6	锚和锚地	150
4.7	深水考古	155
下 编 海洋考古学的理论		
第五章	沉船的考古学	162
5.1	导论	162
5.2	沉船遗址及其环境	165
5.3	“抽滤效应”	173
5.4	沉船过程的“搅拌”作用	177
5.5	海底运动的“搅拌”作用	184
5.6	海底分布分析(一)——连续性遗址	193
5.7	海底分布分析(二)——非连续性遗址	206
第六章	船舶的考古学	230
6.1	导论	230
6.2	船舶是一种“机器”	232
6.3	船舶是军事或经济体系中的一种因素	235
6.4	船舶是一个封闭性“社会”	237
第七章	海洋文化的考古学	243
7.1	导论	243
7.2	造船技术	248
7.3	海战与海上贸易	256
7.4	船上的社会	260

7.5 对一般考古学的其他贡献	262
7.6 结论	266
第八章 理论与实践	269
参考文献	276

上 编

海洋考古学的范围

第一章 海洋考古学导论

1.1 一般介绍及定义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至公元19世纪的所有前工业化时期的社会里，舟船乃是人类制造的最庞大最复杂的“机器”。G. 克拉克教授在约克郡斯塔卡尔（Star Carr）中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报告中所提到过的所有人工制造物品，在大小、所用材料的种类以及制作时间方面，没有一件能与发掘者推测当时存在过的兽皮舟相匹敌^[64 23]。即使到了18世纪，装备着100余门火炮、配备800多名船员的军舰所拥有的物品数量以及其使用的动力大小，也超过当时陆上最巨大的运输、制造和采矿机械的若干倍。甚至建立了庞大的军事、采矿及食品加工技术体系的罗马帝国亦不例外，它同时也建立了和这些体系相媲美的大规模造船业，这些造船业以建造航行于埃及和罗马之间的运粮船而达到鼎盛时期^[54 184]。

在航海活动中，船舶所占的统治地位并非仅限于技术领域，在许多社会里它已渗透到社会组织的各个部门。运粮船对于罗马皇帝统治其臣民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们成为其政权基础的一个重要部分^[193 138]。公元前5世纪，雅典迪莫斯的政治统治大大得益于造船业对其战舰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

• 括号中带横杠的数字代表参考文献序号，不带横杠的数字表示参考文献中的页码。——编者注

用，而这些战舰亦被看作国家安全的支柱^{〔91 216〕}。18世纪，英国海军部是雇佣制造业劳动力最多的部门，它对于支配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推动工业革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古代和现代的许多社会里，除了存在着人们了解得比较清楚的城市和乡村文化群以外，从事航海及渔业活动的民族已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亚文化^{〔151 15〕}。海洋活动在人类历史进程的许多方面都起着不小的作用，因而研究这些活动必然是探索和进一步了解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研究任何方面的历史都可以采用若干种不同的方法，其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利用了不同种类的材料。同研究其他大多数人类过去的活动一样，研究海洋活动历史时间最长、发展最为成熟的学科是历史学。历史学家们主要是通过对遗留下来的记载历史事件的文献资料进行研究，来了解历史事件的准确过程，以及隐藏在这些事件背后的理由、原因或动机。另一种最早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发展起来的学科是民族学，它系统地研究当地保留下来的社会风尚、传统及各种习惯，其中包括研究专门从事渔业及航海的社团（community）的这类材料。最后一种学科是研究海洋及其沿岸地区人类活动的遗存物，从而认识这些物品的制造者及其当时的社会活动，实际上这是一种考古学研究。各种学科所得到的知识和观点，有时互相印证，有时却又相互抵触，但我们首先应该把它们看作是整个海洋研究领域里互为补充的各种成分。本书主要探讨这种学科即海洋考古学的各种特征，我们对该学科可以定义为“对人类及其海洋活动物质遗存的科学研究。”

对这一定义所包含的一些内容，有必要加以详细地阐述。首先应该注意，定义一开头就明确指出，研究的首要对象是人，而不是研究者直接接触的船只、货物、设备或仪器。考

古学与其说是研究遗物本身，不如说是通过遗物来了解制造或使用它们的人。这种观点可以用M. 惠勒爵士的一句名言来概括：“考古学家发掘的不是遗物，而是人。”^[335 13] 因此，定义开宗明义地规定了它在“考古学”方面的含义。下面则要对“海洋”加以说明。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根本不是船舶，而是与最广泛意义上的海洋活动有关的一切物质。本书所探讨的海洋考古学，涉及到海洋文化的各个方面，不仅有技术问题，还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及其他许多方面的问题。

定义中使用“科学”这一修饰成分，是为了说明这种研究的目的是通过系统的研究以得到新的认识和看法，而并非要对“考古学是否属于科学”这一陈旧的争论问题表示带倾向性的意见。“科学”一词在这里是指其最普遍的意义，即系统地寻求知识[“科学”(science)源于拉丁语的“知道”(scire)]，它和“猎奇”一词里所包含的没有目标的乐趣完全相反。它还带有下述含义，即在考古学的任何领域中都必须有目的地研究问题，换句话说，为了从现有材料中确保取得最大的收获，研究者必须经常牢记其研究领域内尚未解决的那些问题并随时获取他预料可能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只有这样不断地系统地积累资料，才有可能取得知识或认识上的进展；否则，每个研究者实际上都是从零开始，反复地研究同一基本问题，似乎以前不存在任何研究者。因此可以确切地说：在任何学科中，一项真正成功研究的标志是，研究者作出的结论应该达到“所提出的问题多于已解决的问题”这种效果。由此可以得出下述看法：描述一门学科的最有效方法是探讨它已经解决的问题、目前面临的问题以及研究者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